

■ 一

最近在写《大连传》，搜集资料的时候，偶见外国贡使状写大连的几首诗。时间分别在明初和明末，因为贡道变更，海陆并进，高丽和朝鲜贡使凡走海路，必经过辽东半岛南部的大连。明初的高丽贡使郑梦周，明末的朝鲜贡使金尚宪，以及他们写大连的多首羁旅诗，都被辑入韩国在本世纪初出版的《燕行录全集》。

曾读过本土学者编撰的大连历代诗选，明朝也收有多篇，诸如《金州道中》《永宁监道中》《过复州漫成》《金州山行》，等等。这些诗作的作者身份，或巡按御史，或监察御史。诗旅时间，皆在盛而安的明朝中叶，独少了明初和明末。

正因如此，两位朝鲜使臣的诗，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不但让我得以窥见明初与明末的大连，对这个时段的大连文学史也是一个

贡道拾旧

素素

难得的补白。

大连在辽东半岛南部，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五千年前，远古先民走向彼此的方式，就是驾着一叶扁舟，“遁海岸水行”。

自汉唐以降，半岛之间的海上航线则在征讨道与封贡道之间交错轮回。高适《燕歌行》曰：“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这是因为，东北夷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对中原王朝时叛时服，每每就惹得汉家皇帝怒而兴兵。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曰：“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这是因为，高句丽已经作了鸟兽散，渤海国成了大唐最听话的藩属，便有了“九门风月好”“开帆到曙霞”之良辰美景。

明初和明末，辽东半岛的主调虽然仍是金戈铁马，却也有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臣穿梭其间，依据便是《燕行录全集》。确切地说，它其实是《朝天录》与《燕行录》的合集，两书没有继承关系，各为高丽和朝鲜的使行文文献，并分别对应中国明清两朝。

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半岛发生政变，李氏朝鲜取代王氏高丽。新主李成桂遣使来明朝禀报，朱元璋对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很生气，却还是耐着性子，赐了个国名：朝鲜。

到了明成祖朱棣，又再加一码，赐朝鲜国王九章冕服制，以示其“秩比亲王”。李氏感恩戴德，遂以明廷为“天朝”，所有的朝贡之行，悉称“朝天”。《朝天录》书名，即出于此。

至爱新觉罗氏崛起，皇太极思李氏以明朝为正宗，曾以武力阻止朝鲜去北京朝贡，强迫其去盛京朝贡。后来清朝入关，朝鲜贡使再回去大连，便改为给清廷朝贡。然而，朝贡不再叫“朝天”，而改叫“燕行”。

“朝天”，只对明朝。朝天之说，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更有文化上的向心。据记载，不论王氏高丽，还是李氏朝鲜，敬儒，尊明，着衣冠，已成官员之伦理，文人之日常。后明清易代，那些来华的贡使，甚至比汉人更具大明遗民气质。

“燕行”，只对清朝。所谓燕行，一是清廷京都沿用明朝燕京，二是朝鲜对清朝少了对明朝的恭敬。虽然朝鲜奉行“事大”国策，对清一直称藩，国祚延续了五百年，而将使行文献由《朝天录》改为《燕行录》，足可见朝鲜对清朝有多蔑视。不过，《燕行录》只是改了个名字，仍把明清两代贡使的诗文悉数辑入。

■ 二

事实上，自西汉开始，因为地理上的唇齿相依，中国就与朝鲜半岛有密切交往，新罗和百济，也包括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一直“请从中国制”，并朝贡方物，自此即形成了一条相沿成例的朝贡道。至明清之际，因为有鸭绿江相隔，这条朝贡道又被称为“过江之路”或

“辽东贡道”。往来其间者，虽有不少商旅，更多的却是贡使。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朝鲜半岛正是王氏高丽末期，其贡使前往明朝的路径多为海路。至明成祖朱棣移都燕京，早已是李氏朝鲜，朝贡目的地也改了方向，其贡使根据明朝规定，“由旱路历辽东，穿山海关而入皇城”。旱路即陆路，其路径是从朝鲜渡过鸭绿江，经过栅门、凤凰城、辽阳、广宁、锦州、山海关、永平、丰润、玉田、蓟州、通州，最后到达明都燕京。总行程三千多里，约需一个月。

明末，因后金攻陷辽阳，陆上通道受到阻隔，贡道被迫更改，即以海与陆结合，先走海路，由朝鲜半岛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再改为陆路，由登州经济南、德州、河间、良乡，最后抵达燕京。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辽东陷于后金，陆上朝贡之路中断，使者必须走海

式样回到高丽，明朝的官服就成了高丽的官服。《明太祖实录》载：

癸酉，高丽使者郑梦周等至京，复赐衣服而遣之。

郑梦周在南京获得了意外而巨大的成功。回国后，高丽王便赐给他衣带鞍马，拜为门下评理。

■ 四

1386年这一次出使归程，郑梦周的路线是这样的，从南京到登州，再从登州渡海至旅顺口，走金州、复州、盖州、辽阳、凤城，然后过鸭绿江，回到高丽。途中，郑梦周在旅顺口作诗三首，在金州作诗一首，在复州作诗两首。可谓走一路，写一路。

《铁山——五月十八日到旅顺口》曰：

浪涌烟沉不见津，铁山千古导行人。羞将白发经过远，喜过苍颜指点频。形势北来仍突兀，峰峦东走尚逡巡。如今峡口多舟楫，天子兴师净塞尘。

《旅顺驿——呈管驿马抚》曰：



图①



图②



图③

美髯长大气英雄，佳士如君亦罕逢。贱介往来王化里，高朋谈笑客途中。畜蕃驿厩青骢富，食足官厨绿蚁浓。盛代人才皆有用，他时塞上看成功。

《金州书指挥宅画鹰走笔》曰：

坐客咨嗟看画鹰，风霜满壁欲扬翎。君王羽猎千王路，贱介何时献海青。

《复州食樱桃》曰：

五月辽东暑气微，樱桃初熟压低枝。赏新客路还肠断，不及吾君荐庙时。

五月十八，已是端午之后。尽管一路多雨，驿荒荒凉，然而，郑梦周的诗却让我穿越到了明朝，看到了明初大连的风景世态。最是那句“铁山千古导行人”，突然就把一条苍远蔚蓝的海上航线拉入画面。

我也由此知道，我的老家复州当年就盛产樱桃，郑梦周途经这里的时候，正是辽南的樱桃季。

而且，郑梦周还在旅顺口喝了一顿大酒，招待他的主人或是管驿马的镇抚，或是姓马的镇抚，此人居然是个豪爽的美髯男。对饮谈笑中，郑梦周明白了什么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明代辽东有二十五卫，金州卫是辽南第一卫，指挥使丰富是这个卫最大的首长，曾以地方官身份请他去自家宅中做客，并当场挥毫写了一幅官箴图给他看。那只鹰翱翔如生之姿，竟让郑梦周想起了朱元璋在钟山打猎，而他自己也想拔箭射雕。

大连的雨，阻止了郑梦周的行脚，他却在这里有了意外收获。再加上他这个“贱介”心中，还揣着朱元璋的重赐，此行已经圆满得要“水花四溅”了。

关于大连的诗，写在1386年。六年后，1392年，他就遇刺了。

■ 五

明末，即在郑梦周遇刺二百四十年之后，李氏朝鲜贡使金尚宪奉旨燕行。他与郑梦周一样，也是归程，坐船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半岛驶来。

郑梦周被誉为“高丽的王阳明”，金尚宪则被称

为“朝鲜的文天祥”。可见“从中国制”、著汉衣冠、尊儒敬贤，在这个半岛国家已成传统，已入骨髓。

1626年，天启六年，金尚宪被任命为节节兼谢恩陈奏使，前往中国朝贡。翌年正月，他前脚刚走不久，就发生了“丁卯胡乱”，因后金军大举入侵，朝鲜被迫与其约为兄弟之邦。

彼时，金尚宪正身在明廷京师，惊闻此讯，立刻上书明朝兵部，请求派兵，解朝鲜之围：

诚及此时，速发偏师，乘其空虚，捣其巢穴。使贼首尾牵掣，狼狽莫救。则一举而全辽可复，属国可全，群丑可灭，此正难得不可失之机会也。

然而，从登州和莱州出发的八千东援明军抵达皮岛时，朝鲜国王已与后金订盟讲和，后金军也已凯旋。

1636年，后金大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金尚宪一直是反对与清媾和的领军人物，在国内有众多的追随者，李朝仁祖只好宣布与清断交。由此，引来皇太极大举讨伐，史称“丙子胡乱”。清军势如破竹，直逼汉城，仁祖落荒而逃，退守南汉山城。在国家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朝中主和派和主战派矛盾已成水火，仁祖改了主意，站在主和一边。金尚宪甚感绝望，在刚门外免冠伏藁（一种草，藁席，意指贫贱），请就死于贼阵。

1637年正月，江华岛失陷，仁祖彻底崩溃，决定出城投降。听到这个消息，金尚宪“累日绝食，至是自缢，为子所救解，得不死，闻者莫不惊叹”。

正月三十，就在仁祖出城投降那天，金尚宪因为被做了特别保护而脱险，三个低阶学士当了替罪羊，被送往盛京，后被皇太极处死。

主战的金尚宪，早就在皇太极那里挂了号，虽在“丙子胡乱”逃过一劫，后因有人泄密，还是遭到追究。1640年和1643年，他曾两次被清兵逮捕，羁押在盛京。1645年2月，老迈的金尚宪终于归国。之后，隐居石室，不再问政。1652年，清顺治九年，从明朝活到清朝的金尚宪，以82岁耄耋之龄，逝世于石室别墅。

尽管命运多舛，一会儿在朝做官，一会儿被放逐山林，但他比高丽贡使郑梦周还是幸运。死后谥号文正，配享朝鲜孝宗庙庭。

■ 六

在《燕行录》里，也收有金尚宪写大连的诗。

1627年正月，因“丁卯胡乱”，金尚宪归国时，只能走海路回国。彼时，海上诸岛，尚在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掌控之下。所以，金氏与朝鲜使团并未在辽东半岛上岸，而是在海上诸岛间匆匆穿行。

金尚宪的《晓发平岛》句云：

东风万里送行旌，十日孤帆十岛经。其题注有“……长山岛、广鹿岛、三山岛、平岛、铁山背、龙王堂凡十岛”字样。可惜笔者看到的是影印本断片，此诗不全。完整看到的，是另外两首。

一首是《三山岛》：

曾闻海上有三山，云气虚无不可攀。汉使乘槎何处觅，秦童采药几时还。玉函金锁丹书古，珠网琼楼白日闲。万里朝天今到此，前身知是到仙班。

另一首是《舟次平岛有感》：

行人六月发京华，万里舟车道路赊。辽岸一边山不断，登州南去海无涯。世间谁了生前事，天外长寻梦里家。荏苒岁时秋欲晚，异乡何处对黄花。

三山岛，在大连湾海口。“三山”之名，始于汉代，也指代大连，因为它是最早见诸史籍的大连地名。

平岛，后称皮岛，在鸭绿江口。高丽王朝时，在岛上设养马场，朝鲜王朝时，亦设监官。但是，岛上人少荒凉。1622年，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率兵入驻平岛。据说，毛文龙上岛后因自己姓毛，故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将平岛改为“皮岛”。

平岛距大连虽远，却也是辽岸之余绪。

总之，在我看来，金尚宪的“辽岸一边山不断”，与郑梦周的“铁山千古导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首尾相接之美。我也相信，汉学修养极好的金尚宪，和郑梦周一样，当年熟知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地理，更熟知自第一叶扁舟在两个半岛之间穿行开始，自第一支古代迁民沿着海岸相互走动开始，大连就是这条历史过道上的重要驿站。

遗憾的是，金尚宪没有像郑梦周那样，可以纵深到大连腹地，当个有酒喝有樱桃吃的座上宾。否则，他定会多写几首诗，给这条海陆通道、辽东贡道，再添一抹重彩。

题图①老铁山灯塔

题图②旅顺口碑

题图③老铁山岬

沽上丛话

黄家花园最早建于清末，最初为私人所有。后来历经变迁，这一概念已从特指花园的专属名词变成了指代附近一片区域的笼统称谓。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以及交通便利，这片地方商铺、住宅林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都是人流如织的地方，包括商业、教育和医疗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都非常充分。除了这些能看到的市井繁华，这里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多位作家都曾经居住于此，并在这里写作或者凭借在此的生活经验进行写作。

首先要说到的作家梁斌，机缘巧合把家安在了黄家花园这片区域，梁斌对这里非常满意，因为这里能够同时兼顾文学创作和休养身体。他在《白杨之歌》一文中难掩畅快愉悦，写道：“我自从搬进这几间房子，也颇适宜，好处是清静，无论黑天白日，皆无车马之声。原因是这‘永康里’出口是一条偏僻的小马路，叫南海路。这南海路，不用说外地人，连天津人都不知道它，恬淡幽静，甚适人意。”梁斌就在这种“大隐隐于市”的状态下，修改、创作了很多重要的篇章。曾经在北京居住过的梁斌来到天津后，感慨当时天津的公园建设不如北京，但是对黄家花园附近公园的公共设施则流露出赞许之意。虽然黄家花园已经不是原本的模样，但这一带的复兴公园、土山公园都让他流连忘返。他满怀深情地看着天津的市民在公园里健身、休闲、娱乐，细致地描绘来到此地的老人儿童以及学英语的年轻人的动作和神态，甚至写下了对公园管理

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五）

留在黄家花园的文学

艾翔

的建议、思考。这些周边的邻居，对梁斌也是亲近如同家人一般，还会未经预约突然到访，梁斌则热情招呼他们到家中做客。这种邻里关系，放在当下商业小区的居住视角来看，实在太令人羡慕了。除了普通访客，这里也少不了梁斌在文联作协系统的老友，专门赶来与他讨论书稿，或者聊文学诗。

有时候历史的机缘会让后来人感叹妙不可言，进入“新时期”后，梁斌同辛一夫、冯骥才一起办过一场书画展。与梁斌一样热爱文学和书画的冯骥才，在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的坎坷后，在70年代的“门楣”前看到了生活的曙光。经过多次搬家，他们一家来到了思治里，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四年。他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这里的环境：“思治里是一条很深的胡同，两边两排连体楼，我住在右边一座连体楼的第七座，由于下边有一层地下室，我所住的三楼实际上是四楼，上边再无人家，只有天空、云彩和飞鸟……”后胡同僻静人稀，鲜有小贩进来。下雨时，楼顶上的雨水通过墙面上歪歪斜斜黑色的铅管泄下去，使胡同总带着湿漉漉的气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冯骥才，特别珍惜建筑本身给他带来的心理上的稳定 and 安全感：“我们新居的房子很厚重，高耸的瓦顶，宽阔的屋檐，粗壮的楼梯栏杆，让人住在里面感到牢固稳妥。只是后来才知道它外强中干，甚至险些使我丧命，这是后话了。”冯骥才说的“后话”是指唐山大地震中住房的坍塌，并因此住了一段时期的简易安置棚户。无论如何，思治里见证了冯骥才文学的起步，在这里他写出了《义和拳》《铺花的歧路》《啊！》《神灯前传》《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作品。一点也不夸张，冯骥才在这个拥挤的空间里思考的事情，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这个时间段的作家奔走于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思想纵横八方，内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这片他生活的土地。这些美好生活的开启，都源于刚搬入思治里时，夫妻俩对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的积极改造，以及在黄家花园这个商业街区体会到的浓浓的烟火气息，这些烟火气息同时能满足人们当时所需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供给。

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作家何申曾经在《闲聊老乡肖克凡》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假设，他假设了一个时空场景，就是地震当时，他与冯骥才的住所相距不足五十米，肖克凡则住在五六百米的范围，如果都在家，则方圆之内同时发生着三人的忙乱与慌然。此外，何申居所的前任主人似乎是作家李治邦。距离这里不远的锦州道，是还珠楼主曾经营的居住地。这些作家成长经历不同，性格志趣不同，艺术追求不同，代表作品的风格调性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对在这里的生活经历格外珍视，都对民俗、民间文化和城市文化感兴趣，都细致体察庞大而各异的市民群体，都认真对待每个鲜活生命的尊严，都热衷于描绘个体旺盛的生命力和周围环境蓬勃热烈的活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能够成为文学的一小方沃土，能够滋养出如此的文学生态，与周围繁盛的市井生活、风俗人情是密不可分的。繁星般散布的这些文学活动与文人生活，是天津历史底蕴和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第五三三期

小满时节，正是枇杷上市的时候，路边的枇杷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果子。叶片肥阔，像撑开的绿伞，累累果实从叶底探出圆脑袋，在南方潮湿的暖风里轻轻摇晃。忽然想起老家的俗语“枇杷黄，医者忙”，往年这时节咳嗽的人多，枇杷叶子熬水是极好的。如今只见满街奶茶店在初夏推出冰糖枇杷饮，玻璃杯里沉浮着几片黄玉似的果肉。

我的童年可没有这般精致的吃法。巷尾水龙爷家那株枇杷树，是整条街孩子的念想。5月里看果子由青转黄，像数着天上的月亮盼十五。水龙爷年轻时在码头扛活儿，晒得一身古铜色，独居的他总把枇杷树当儿女照料。我们几个顽童偏要学孙悟空偷蟠桃，踩着邻家矮墙去够那青果子。酸涩的汁水溅了满襟，第二天舌苔都泛青，却还强撑着说“甜得很”。

老人端着豁口搪瓷缸子站在廊下笑。他早发现了断枝，却只是往墙根撒了圈石灰防虫。待枇杷熟透，他会拎着竹篮挨家送。我躲在母亲身后，看那双手结满茧子的手捧来半篮金果，粗瓷碗里盛着冰糖枇杷膏，说是“给娃娃润润嗓子”。母亲后来教我认枇杷叶背面的绒毛：“要挑老叶

山风掠过枇杷林



刘平

子，绒毛密实，药性才足。”那些绒毛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像水龙爷两鬓的白霜。

7年前在上汪村扶贫，满村枇杷让我恍惚回到旧巷。红土墙前的老树弯着腰，枝条垂到青石板上，熟透的果子摔成金泥。村主任说年轻人都去了沿海电子厂，留守老人搞不动，任鸟雀啄食。“前年台风刮落半树果子，烂在沟里像铺了层铜钱。”我在笔记本上记下“枇杷深加工”几个字，笔尖洒开了墨，像化不开的惆怅。

最难忘张家阿婆的院子。八旬老人独守三棵枇杷树，枝丫间还挂着孙儿的拨浪鼓。她教我熬枇杷膏。老人往陶罐封口糊黄泥，突然落下一滴泪：“孙子说城里枇杷罐头甜，可哪儿有树荫底下现摘的好吃？”

前年5月刷手机，忽然跳出“上汪宕枇杷妹”的直播。镜头里正是张家阿婆的孙女，面前摆满枇杷膏，身后堆满黄灿灿的果子。“咱们古法熬膏不用添加剂，您看这拉丝……”弹幕飞过“助农加油”，小姑娘用竹片挑起琥珀色的膏体，背景音里隐约有画眉鸟在叫。去年冬天重访上汪宕，腊月里的枇杷树正开花。灰褐枝干满是白茸茸的花球，远看像落了一树新雪。村口刚好遇见“枇杷妹”，她如今已是合作社理事长。

山风掠过枇杷林，摇落细碎的花瓣。忽然记起水龙爷的竹篮，粗粝的篾条磨得发亮，盛着的何止是金黄的果实。那些被酸涩青果路转的岁月，那些在异乡电子厂流水线上流逝的青春，此刻都化作花间的清甜。枇杷树在冬天孕育花事，来年小满，又是满枝头的希望。

归途中，车载广播唱道：“黄金果，白玉花，经冬犹绿夏垂华……”我按下车窗，见山道转弯处闪过几树新栽的枇杷苗，塑料膜裹着嫩茎，在暮色里泛着微微的白光。

满庭芳

“五一”长假时，很多人或是奔赴名山大川，或是体验异国风情。我向来是不喜欢这般拥挤的，便决意在家中作一番“旅游”。于熟悉的方寸之地，探寻未曾发现的美好。

推开书房的门，阳光倾泻而入，这里是我“旅游”的第一站。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书籍，宛如一扇扇可以任意打开的门。随意推开一扇门，静下心来，就可以细细品味字里行间的韵味。原来，在家中，我也能跨越时空的界限，领略不同的人生百态。

转身进入“主景区”——客厅。沙发上的布罩已经褪色，却洗得干净。我平日里总是往上一躺，现在坐下去细看，那布料上织着细密的花纹，是极普通的样式，然而在阳光下，那些纹路竟也显出几分精致来。茶几上放着一个果盘，空了很久了，落了一层薄灰。我用手指擦拭，木纹便清晰起来，原来这木头也是有年龄的，只是平日谁会去注意呢？

穿过客厅，来到阳台。那株绿萝，叶片翠绿欲滴，藤蔓沿着支架蜿蜒而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阳光的照射下，叶片上的露珠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曾经，我总是匆匆忙忙地给它们浇水，从未留意过这些细微的美好。

厨房是我的“风味小吃区”。冰箱里存货不多，只有几个鸡蛋、半棵白菜、一包面条，外

加一包牛肉和几个土豆。我忽然起了兴致，要为自己做一顿“旅游大餐”。我系上围裙，戴上袖套，决定尝试制作一道从未做过的菜肴。白菜切丝，鸡蛋打散，面条下锅煮得软硬适中。当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端上餐桌时，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以往，吃饭只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今天，我却在烹饪中找到了快乐，也明白了生活的滋味需要用心去调配。

午饭后，我“游览”了卧室。床单是蓝格子的，已经洗得发白。枕头上有我睡出来的凹痕，像一个小小的巢。衣柜里衣服不多，挂得整齐。我一件件拿出来看，发现一件旧衬衫的袖口已经磨破了，却因为藏在褶皱里，一直没被发现。床前的书桌是“文化古迹区”。上面堆着几本书和笔记本，翻开来，有些页角已经卷了，有些还夹着纸条。我一张张看那些纸

家中一日游

吴建



条，有的是购物清单，有的是随手记下的电话号码，还有一张上面写着“记得给母亲打电话”，却没有标注日期，也不知后来打了没有。抽屉里更杂乱，塞满了各种收据、旧照片和零碎物件。一个锈迹斑斑的回形针，一枚用过的邮票、半截儿铅笔头……这些无用之物，竟被我收藏至今。

傍晚时分，我“参观”了卫生间。镜子上的水渍形成了奇特的图案，像山脉又像云朵。

夜幕降临，我来到窗边，望着窗外的星空。这一刻，家中的宁静与窗外的浩瀚星空融为一体，让我感受到了宇宙的广袤无限，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想起那些奔赴远方的游人。他们拍下异地的照片，惊叹于陌生的风景。而我今日所见，虽不过是家中寻常之物，却因看得仔细，反倒比那些走马观花的旅行者收获更多。原来旅游不必远行，只要换一种眼光，熟悉的地方也能成为全新的风景。

这场家中“旅游”，让我在熟悉的环境中发现了新的风景，收获了心灵的宁静与满足。原来，美好并不一定在远方，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善于发现的心，即使是在家中，也能领略到生活的无限魅力，开启一场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